

RENTONG

中国教育学研究文库

强化民族认同

数码时代的文化选择

张诗亚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教育出版社

● 中国教育学研究文库 ●

强化民族认同

数码时代的文化选择

张诗亚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南师范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强化民族认同: 数码时代的文化选择/张诗亚编著.

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5. 6

ISBN 7-80196-133-1

I. 强... II. 张...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7549 号

版权说明:

本书由现代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书内容。法律代表: 吕晓光

书 名: 强化民族认同——数码时代的文化选择

作 者: 张诗亚

责任编辑: 管 牧

出版发行: 现代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 2 区 1 号金瓯大厦

邮政编码: 100029

印 刷: 三河市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

印 张: 5

字 数: 1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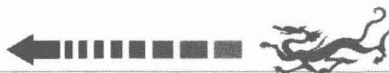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6-133-1

定 价: 1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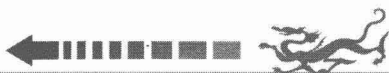


前言

当一切——无论无机物或者有机物，无论物体存在的空间或者时间，无论音频或者视频，甚至是思想及其所支配的行为或者是生命所赖以形成的遗传物质及其特征——都能通过智能工具，转化成为一种全新的、非物质的、系列的、数字化的编码形态，继而存储、传输、复制、再现，甚至发明和改造，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时间上是即时的，在空间上是全球的之际，物质生活方面的生产、储运、交易、消费及与之伴生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等，精神发展方面的科学研究、艺术创造、思想生产、文化交流、规则制订、法律规范及其相伴生的行政、司法、新闻传媒、社区管理、信息咨询等，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继而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智能工具是数字化编码的前提，而智能工具的普遍使用，又导致了以技术推动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可以预言，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一全球化进程还将愈演愈烈。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亦随之凸现：

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在这一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进程中，还要不要保持，继而发展自己的特色呢？





如果要，那么，又该如何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赶上世界急速发展的主流，而在文化上、精神上保持并发展自己的特色呢？

以产生了巴尔扎克、司汤达尔、梅里美、雨果、福楼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等法语大师而称誉世界的法兰西，面对随因特网的强大推进如水银泻地般的英语泛滥，备感作为世界大语种之一的法语的岌岌乎殆哉，呼吁要捍卫法语纯洁性及世界性，要创建并推广用法语的因特网，云云。

这一问题对于拥有数千年文明史，使用与英语差异更大的汉语且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华夏民族而言，问题更为严重。

自鸦片战争以降，华人文化便开始了从19世纪后期到整个20世纪的逐步解构过程：文化，从儒、释、道三统一统演化为各种主义混战和多元的更替；教育，从科举与教化的互补结构地位嬗变为工业化国家服务的“子系统”。在此过程中，原本在大一统架构中并非问题的民族认同，便因“礼教”的式微、华人走向世界、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野，尤其是因为数码时代的逼近而凸现。值此新世纪伊始，这一问题愈发突出：全球华人还要不要认同？如果要，其中轴是





什么？本书研究了旧有显在的认同中轴“礼教”如何完成了其从侍神到为仁，到独尊，再到科举制，最后到“吃人”的嬗变过程，而又面临前所未有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面入侵，终于难逃其彻底消解的厄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还存在着潜在的认同基础：以汉语为物化形态的思维模式及自然与人文契合的民族文化心理场。当“礼教”不可挽回地式微之际，为什么遍及全球的华夏民族还能保有如此执着的民族认同感呢？作为一种群体心理特质的华夏民族认同感之所以能不断生长，关键在于存在着一种能适应其不断生长的基质。如何树立新的民族自觉，与自发的华夏认同感的生成基质相融合，这便是新世纪华人教育的新理念。如果占全球人口最多的华人要担负起其相应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确立民族认同重构的自觉。如果说，在此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之际，强化科学教育是促进华人融入全球体系的“器”或“Digital Time”，是增强整个华族民族竞争力的“利器”，是在生活上让华族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道享受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带来的巨大物质文明的话，那么，以民族认同基础重构为圭臬的华人自身的发展便是华人以其独有特色融入全球体系的“道”或“体”，是使全球华人能在精神上独立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创新力的关键，是华人文化不仅能传承下去而且能继往开来的强劲动力。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问题的缘起/1

第二章 数码时代的冲击/8

- 一 从物质存在到数码存在/8
- 二 从推动全球化到全球化推动/14
- 三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17

第三章 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29

- 一 适应——复杂适应系统/29
- 二 文化——民族文化/40
- 三 认同——民族认同/47

第四章 华夏民族认同的历史溯源/65

- 一 多元到一统——华夏民族认同形成/65
- 二 礼教而科举——华夏民族认同中轴/73
- 三 式微至解构——华夏民族认同反思/78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ultural Choice
of Digital Times*





第五章 华夏民族认同的基础分析/84

一 民族认同的显与隐/84

二 民族思维模式/97

三 民族文化心理场/109

第六章 华夏文化重构——新世纪的使命/127

一 新世纪的挑战/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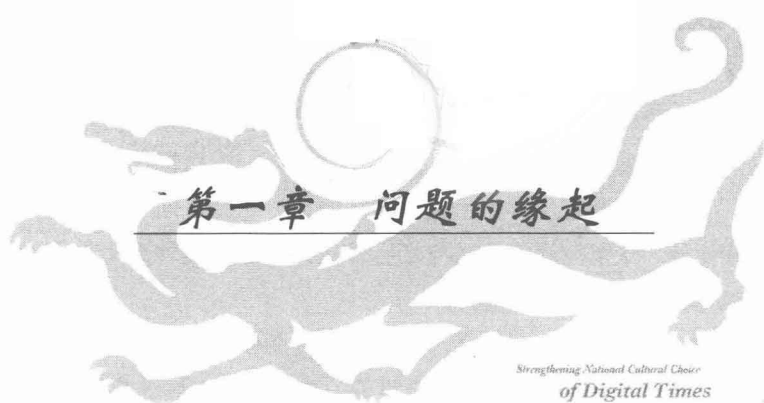
二 文化重构/135

三 华人素质与华人教育/146

后 记/150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ultural Choice
of Digital Times*





第一章 问题的缘起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ultural Choice
of Digital Times

当我们使用“华人”或“全球华人”的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涵义：即“全球”不仅仅是一个表示地理或空间上的变化，或者华人所处的位置关系变化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表示了全球范围的华人群体，作为“民族群体”时，不仅包含自己民族，还包含与其它民族的相互关系；作为“文化种类”，不仅强调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还包含自有文化与它种文化的相互交往的涵义。因此，仔细区分一下，“全球华人”的概念应有两层涵义：对外，包含了与它文化、它民族、其它国家的各方面关系的交往；对内，又包含了华人群体内的多民族、多文化、多种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的共存。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由此才引出了下文要展开的研究，即如何使全球华人在对外交往时，在与它民族、它文化、多种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关系的相互融合时增强自己的民族认同；在对内共处中又如何与汉民族以外的多种民族，以及各种民族所拥有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生活习俗等和谐相处，从而形成华人赖以共存和发展的民族认同的基础。

“全球华人”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对外可区别非华人的族群和民族，对内则能使多个不同民族凝聚成一个族群。所以，这一概念具有双重功能，既能区别于他民族，又能凝聚本族群。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关系密切，既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华夏民族有这么一个认同的问题，可以说对其它民族也都有这样的民族认同的问题。于是，同其它民族认同问题相比较，华夏民族的认同与之有什么共识，又有什么个性呢？这些，都是我们将要展开讨论的。

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都有相似的问题。一个单一的民族，往上是多民族的族群，往下是城市里的一个社区或农村里的一个村寨，再往下是一个家庭以及家庭成员即个人。所以，这里讨论华人民族认同的问题时，往上，包括多民族华夏群体的族群的认同问题；往下，则涵盖了每一个人。

而无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不外乎两大方面：对外，改造客观世界、改变自然环境或者协调、调整环境、自然与自身的关系，以利自己的发展；对内，调整自身，不断提升自身以适应变化的环境，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发展能力。而无论对内或对外，这两个方面，都集于一身，所以它们往往又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表述为两个方面，但其实质则是一个问题，或者解决对外的问题，或者解决对内的问题，其本质都是解决发展的问题。因此，无论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多民族的族群，或者对于一个家庭，对于一个个体，这个问题的实质都是一样的。

上面两点可谓其他民族与华人民族在增强自身的民族认同之际都应具备的共识，亦是每一个民族要增强自身的民族认同时必须具备的前提，这是共性。既是“共性”层次的问题，我们要回答的便是一个民族为什么要认同的问题。不认同行吗？

前面谈到，小至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再大到一个族群、国家，都有一个既适应外部环境又调整自身的双重任务，而这两个任务自古以来就紧密地结合在一块，没有一个简简单单的区分。换句话说，没有一条能简单地把它分得开来的界线。对此，不少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一书中明确提到：人，按照生物学的观点，而因为它的一切直接的需求和实践力都依赖于它的自然环境，因此它只能不断地使自己适用于周围世界的环境，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而这还只是问题的起点。接着，他又指出另一个事实：在走向人的理智和文化生活的那些最初步骤，可以说是一些包含着对直接环境进行某种心理适应的行为。从人类历史的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愈加显著。我们可以在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看到这样的过程。“在这宇宙的最初的神话学的解释中，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

卡西尔的这段话，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人类向外与向内难分难解的问题。

人类的向外与向内，不光是在人类的早期，在神话世界里是这般地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在进入21世纪之后，在这个所谓全球化迅猛到来之际，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恐怕更加紧迫、更加严重了。我们躲不掉、绕不开，必须正视，必须解决。而有为的前提便是透彻地讨论。

勿庸置疑，当今之世界的人类向外拓展的能力以及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由于整个的科学与技术长足的飞速进步而得到了极

大提升。可是，越是在这样的時候，我們才越感到人類自身——通過一個個民族或一個個族群——如何向內，如何調節並提升自己的極端重要性。

人類向外的發展是為了什麼？要回答這一問題，關鍵是得弄清向外與向內的關係。兩者有無一個主與次的關係？答曰，有。毫無疑問，向外發展只能服務於向內發展。在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人自身的發展的關係上，前者的發展只能為後者的發展服務，決不能顛倒。

遺憾的是，這樣的問題比起發展科學技術，即通過征服大自然以獲取更多的物質資料的問題來，似乎要渺小得多。

這是我們時代的脫節！

既是“共性”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便不僅是華人民族的，而應是全球的。這就意味着每個民族或者族群都必須解決這一問題。

更重要的還在於這一問題既然關乎到通過調整自身來提升自身的整體素質（自然包含了競爭力），那麼，哪個民族解決得好，哪個民族就得到發展；哪個民族先解決，哪個民族就先得到發展，反之亦然。

對於華人民族而論，我們要回答的華人民族為什麼要認同？又該如何認同？這便是所謂“個性”的問題。

當人類進入 21 世紀之際，全球化正在加速推進，全球的華人，怎樣以調整自身、提升自己的素質、增強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以求自己的發展呢？要這樣做，其基礎又是什么呢？

我們在此討論的既是“全球華人認同”，不就意味著我們已經走到了世界上去了嗎？既是“全球”也就不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中華”的問題，既然已經大大的跨越了中國的版圖，融入了世界，為什麼還要強調“華人認同”呢？當我們討論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將涉及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

毋庸置疑，我們首先要強調的就是全球華人的認同。沒有認同，

一切免谈。华人认同的问题是“华人”这个独特族群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无论“华人”在空间上是处于中华版图，或是全球范围；在时间上是处于茫茫远古，或是渺渺未来。

诚如卡西尔所言：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而人类向内发展所形成的这个“原始的人类学”，说到底，便是形成人类不同的文化的起点。

既然不同的文化的存在基础始于“原始的人类学”，且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那么，它便是任何民族与生俱来的、也是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最有生命力的认同基础。因此，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保存不同的文化的道理所在。保存不同的文化，提倡各个民族或族群自己的认同，是发展我们这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星球的关键，这一道理就如同在生物界要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一样。

如果我们承认每个物种都是大自然亿万年演化的结果，都有其不可替代性，从而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每种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性，从而也都有其存在价值，都有权利得到弘扬和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之父的赫尔伯特·西蒙，便创立了一门学科，叫做“人为事物学科”（The Science of Artificial）。这位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的奠基人，在其著述中认为：所谓人的生物的复杂性是由他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如若不考虑人的人为性、人为事物与它事物的相互联系，不考虑环境与它事物对该事物的影响，或者该事物对环境及其它事物的影响，那么，就会使人的人为事物难以达到目标。”

由此看来，人类所处的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类适应环境的复杂性，即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所谓“文化的多样性”其关键又是“符

号”。

在他看来，所有的人为事物中最了不起的就是符号，在这一点上，他与卡西尔的看法颇有点“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西蒙认为，一种人为事物的特征，包含了这么一些东西，如“内部构造”，“内在环境”，“内在系统”等。而这些构造、环境、系统等等是专门为适应外在环境、外部系统而设计的。在这个意义上，建设典型的人为的适应性系统的目的就是适应，只要适应了，用什么手段、怎么去适应的并不重要，所以各种人为适应性系统的目标和结果是相同的，尽管内部系统与内在环境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西蒙所说的“异曲同工”的意思，只要“同工”了，“曲”可以“异”。他以机械表、石英表和电子表为例阐释：这三者内在的环境迥然不同，可是都能实现记时这个目的。英语、汉语也是不同的人为事物，内在的语法、语汇、字形都不同，但是它同样都能表达感情交流信息，实现人与人的交际。因此，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同的民族成长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各自拥有的从古到今相互作用的环境的复杂性直接反应到其不同的符号以及符号所构成的系统即文化之中。

法国著名的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在其著作中谈到过这样的话：每一个文化都是以与其它文化交流以自养的。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流。斯特劳斯的观点非常精辟，在我们中华民族上万年悠久的历史中，同其它民族的交往贯穿始终。从古到今，既有许多本民族的伟大人物和了不起的事件，也常常吸收它民族的精华以自养。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五胡十六国魏文帝的均田制改革，再到盛唐时候的广纳四海英才，与日本、高句丽、波斯、大秦等的交往，无不是这样的例子。至今保留下来的胡琴、琵琶等乐器，西域乐

曲和舞蹈形式，胡豆、葡萄等植物等，诸如此类无不证明了这样的既“交流又抵抗”的辩证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斯特劳斯关于文化交流中“自养”与“抵抗”的观点，就如何以人类学方式开展民族文化、民族特性的研究，可谓一语中的。纵观人类的历史，概莫能外，哪一个民族能不与其它民族交往呢？



第二章 数码时代的冲击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ultural Choice
of Digital Times

一 从物质存在到数码存在

人类跨入 21 世纪之后，不少学者把这个时代称为“数码时代”。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的主任尼哥洛庞帝便在自己出版的专著《数字化时代》中描述了这个时代。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充满了玫瑰色，他认为明天你可以将今天书桌上的东西和昨天堆满房间的东西戴在手腕上。他的观点恰如一块巨石投到水中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之后不少学者写出了类似的著作，纷纷欢呼这个时代的到来。比如雷·哈孟得就写出了《数字化商业》。他们认为市场突然掌握的国际互联网将不可逆转地成为全新的通讯方式，超越其他所有方式的总和，将同时成为全球的、个人的、交互的、低消费的和永远发展的通道。孤独的电脑就会成为智能中枢网络的一部分，这种人工智能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尼哥洛庞帝对这一时代的到来有一种乐观的估计，在两年之内，一张普通的 CD 就将增加容量，可以容纳比现在多 10 倍的

信息，相当于 5000 本书。现在的一张 CD 光盘可以容纳 50 个亿的比特，就相当于可以容纳 500 本书了，在他看来还远远不够。于是当这个时代到来了以后，诚如雷·哈孟得在《数字化商业》中所说的那样：全球电脑网络的发展将成为塑造这个星球上的生活的决定因素。

按照尼哥洛庞帝的话说，数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他认为“比特”是信息的 DNA，正在迅速地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在他看来这便是数字化生存。如果说在过去的工业时代人们认为是由原子为根本的不同的元素构成一个一个的物质，然后构成物质化生产的话，那么，今天人们就会认为所有在特定的时空，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就是一种数字编码式的生产。

所谓的“数码时代”跟以前已经有大不相同，它的主要要素已经不再是原子以及原子的存在，它把一切通过编码变成一串数字，再通过解码把它还原出来。因此，知识体系成了数字构成的数据库，而且这种数据库在电脑网络里成了所谓人脑的直接延伸，变成了虚拟的人脑。于是“虚”与“实”之间我们可以拥有用尼哥洛庞帝的话说让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羞愧的知识，这种拥有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今天，通过计算机、服务器、通信卫星、地面接收站等所构成的网络体系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根据新浪网 2002 年 11 月 6 日日经 BP 社报道的一则消息，美国 IN DATE MDR 美国时间 2002 年 10 月 30 日公布了今后无线数据及英特网市场前景的调查显示，2006 年支持图屏和视屏的 ems (enhanced message service) 和 mms (multi-major message service) 消息服务的用户，将从 2001 年底的 35,000,000 人急增至 10 亿人以上，也就是说这个地球上近 1/4 的人口将被“一网打尽”。

这个消息的意义真是向我们宣告了所谓的网络时代的到来。而在网络中所谓的一切正如前言中谈到的那样：无论无机物或者有机物，无论物体存在的空间或者时间，无论音频或者视频，甚至无论是思想